

ORHAN
PAMUK

ÖTEKİ RENKLER



别样的色彩

[土耳其] 奥尔罕·帕慕克 著 宗笑飞 林边水 译

文
景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Horizon

ORHAN
PAMUK

别样的色彩

ÖTEKİ RENKLER

[土耳其] 奥尔罕·帕慕克 著

宗笑飞 林边水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别样的色彩：精装珍藏版

[土耳其] 奥尔罕·帕慕克 著

宗笑飞 林边水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李 琬

营销编辑：杨 朗

装帧设计：陆智昌

出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印刷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制版：北京大有艺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：19.75 字数：349,000 插页：2

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85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5284-7 / I · 174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样的色彩：精装珍藏版 / (土) 奥尔罕·帕慕克
(Orhan Pamuk) 著；宗笑飞，林边水译。—上海：上
海人民出版社，2018

ISBN 978-7-208-15284-7

I. ①别… II. ①奥…②宗…③林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土耳其—现代 IV. ① I374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42968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目 录

序言 1

生活及忧虑

- 01 隐含作者 7
- 02 我的父亲 19
- 03 1994年4月29日笔记 25
- 04 春日午后 31
- 05 夜晚疲惫至极 35
- 06 在夜的静寂中起床 37
- 07 家具们在聊天，你如何入眠？ 41
- 08 戒烟 45
- 09 雨中的海鸥 49
- 10 海滨垂死的海鸥 53
- 11 快乐 57
- 12 我的手表 61

- 13 我不想去上学了 65
- 14 如梦和我们 69
- 15 当如梦难过时 71
- 16 风景 75
- 17 关于狗，据我所知 79
- 18 诗的正义笔记 83
- 19 暴风雨之后 87
- 20 很久以前在这个地方 91
- 21 孤独男人的房子 95
- 22 理发师 99
- 23 火灾与废墟 107
- 24 法兰克福香肠 113
- 25 博斯普鲁斯渡船 121
- 26 海岛 127
- 27 地震 135
- 28 伊斯坦布尔的地震恐惧 149

书与阅读

- 29 我如何处理掉我的一些书 165
- 30 论读书：词语或意象 171
- 31 读书的快乐 175
- 32 关于图书封面的九条说明 181
- 33 读还是不读：一千零一夜 183
- 34 《项狄传》序：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位这样的叔叔 191
- 35 维克多·雨果对伟大的酷爱 209
- 3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地下室手记》：堕落的快乐 211
- 37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怕恶魔 221
- 38 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 227
- 39 残酷、美丽和时间：
 论纳博科夫的《阿达》和《洛丽塔》 235
- 40 阿尔贝·加缪 245
- 41 在不幸时读托马斯·伯恩哈德 249
- 42 托马斯·伯恩哈德的小说世界 253

- 43 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和第三世界文学 259
- 44 萨曼·鲁西迪:《撒旦诗篇》与作家的自由 269

政治、欧洲以及保持自我本色的其他问题

- 45 阿瑟·米勒国际笔会讲演词 275
- 46 禁止入内 281
- 47 欧洲在哪里? 289
- 48 怎样做地中海人 295
- 49 我的第一本护照和几次欧洲之行 303
- 50 安德烈·纪德 313
- 51 宗教节日时的家庭用餐和政治 329
- 52 受辱者的愤怒 335
- 53 交通和宗教 341
- 54 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 347
- 55 受审 363
- 56 你为谁写作? 369

书如人生

- 57 《白色城堡》之后 377
- 58 《黑书》：十年以来 387
- 59 《新人生》采访节选 395
- 60 《我的名字叫红》采访节选 401
- 61 关于《我的名字叫红》 413
- 62 卡尔斯笔记中的雪（节选） 417

画与文

- 63 席琳的惊讶 431
- 64 森林与世界一样古老 443
- 65 无名杀手之谋杀与侦探小说 445
- 66 幕间休息；或，啊哈，埃及艳后！ 457
- 67 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名建筑师？ 463
- 68 塞利米耶清真寺 475

- 69 贝利尼和东方 479
- 70 黑笔 491
- 71 含义 501

别样城市，别样文化

- 72 我第一次和美国人打交道 507
- 73 世界之都观光记 511

《巴黎评论》采访 539

凝望窗外 571

我父亲的手提箱 603

序言

本书由生活的一些点滴想法、影像和片断构成，它们至今无法在我的任何一部小说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。因此，我把它们集结于此，合成一个连贯的作品。有时，我颇感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竟无法将我自认为值得探究的想法诉诸小说：譬如生活中某些奇特的时刻、一些欲与他人分享的琐事，以及狂喜时分从我身上迸出的那些快乐而又具有魔力的字眼。有些片断具有自传色彩，有些是一气呵成的，而另一些则常常由于我心有旁骛而被搁置一边。我像审视老照片一样时常回顾这些片断，而且非常乐于重温这些篇什（但是我很少重读自己的小说）。对我来说，最高兴的时刻，莫过于发现这些片段并不仅是应时之作，也不仅只满足了报纸、杂志的约稿要求，而是超出了我预期要表达的内容，更多地表述了我的兴趣和热情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曾使用“存在时刻”这么一个术语，来描述此类顿悟——真理突然在某些奇妙时刻闪现出来。

1996至1999年间，我每周给《公牛》(Öküz)杂志写一些随笔。那是一家政治讽喻杂志。一有机会，我还会在文中配上插图。这些短小的抒情散文往往都是一气呵成。我津津乐道地谈论女儿和朋友，用新鲜的眼光来探询世界和万物，用语言来看待世界。时间一长，我甚至开始视文学工作为“以言语透视世界”，而并非仅仅是描述世界。犹如绘画需要色彩，一个作家从他驾驭语言那一刻起就该看到，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、伟大和令人惊叹。他开始超越语言的樊篱来寻找自己的声音。为此，他需要纸笔，需要有乐观的心态，如同第一次看见世界的孩子。

我将所有这些碎片集结成一本新书，自传是它的主旨。我删掉许多章节，并缩减了一些片段，我从自己的上百篇文章和日记中择出一小部分，并把几篇安排在一些非同寻常的位置，使其适应整个故事的发展弧线。例如，用土耳其语和其他好几种语言发表的、以《我父亲的手提箱》(My Father's Suitcase)作书名单独成册的三篇演讲(包括同名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词，德国书业和平奖领奖词“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”[In Kars and Frankfurt]以及在普特博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词“隐含作者”[The Implied Author])，它们在反映同样的自传故事时，出现在这本书中的三个不同部分。

这一版本的《别样的色彩》，是在1999年伊斯坦布尔首版同名文集的框架上发展而成的。但早期的那个版本仅仅是一部

散文汇编。这一版本却不然，它将一系列自传性的思绪、片段和情景连贯起来。对我来说，谈谈伊斯坦布尔，或者聊聊我喜欢的书、作家以及绘画作品，凡此种种都不外是探讨人生的借口。关于纽约的那部分作品，始写于1986年，那年，我第一次踏进这座城市。这是我这个异国人对这座城市最初印象的见证，而我的假想读者，则是土耳其人。书尾的小说《凝望窗外》极具自传色彩，主人公的名字就是奥尔罕。而小说里的哥哥，像我所有小说中的哥哥一样邪恶而残暴，这与我的亲哥哥——杰出的经济史学家谢夫盖·帕慕克毫无关系。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惊悸地发现，自己对天灾（地震）和人祸（政治）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极度的敏感，于是，我删去了部分有关政治黑暗的文章。我一直相信，自己体内潜藏着一个贪婪的、躁动不安的书写狂（一个永无休止地写作、永远用文字来谱写生活的生灵）。为了使她高兴，我需要不停地写作。但在编撰这本书时，我发现，假如与这个书写狂合作的编辑能给作品确立一个中心、一个框架和某种意义，那么书写狂会更加高兴，而不至于因罹患书写症而痛苦不堪。我希望细心敏感的读者，不仅会关注我为写作本身付出的努力，还会留意到此书富有创造性的编辑方式。

我是德国作家、哲学家瓦尔特·本雅明的倾心仰慕者，这方面的同道中人委实不少。但我有个朋友对他过分敬畏，于是为了惹怒她（当然，她也是学院派出身），我有时会问，“这个

作家真有这么了不起吗？他只写了几部作品而已。如果他算得上有名，那也是因为他那无法写成的大作，而不是因为那些已经写完的作品。”这位朋友回答说，本雅明的作品漫无边际，像碎片一样断断续续，这正如生活本身。所以，就像人们对待生活一样，总有那么多文学评论家费尽心机，想拼凑出他作品的意义。而我呢，每次都会笑着说，“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写出一本仅由碎片组成的作品。”这就是那本书，所有碎片都置于一个框架之内，暗暗指向一个我试图掩藏的中心：我希望读者在想象那个中心的形成时，会感到快乐。

生活及忧虑

隐含作者

我写作已经有三十年了。这句话我已经说了颇有一段时间。事实上，我已经说了那么久，以至于它听起来都不像是真的。现在，我业已进入写作的第三十一个年头。尽管有一些夸张，可我仍然喜欢说，我写了三十年的小说。偶尔，我也写些其他的文章：散文、评论、对伊斯坦布尔或是政治的反思以及演讲等。但我真正的使命，让我和生活紧密相连的事情，仍是小说写作。有许许多多杰出的作家，他们写作时间比我更长，有的在不经意间，已经写了半个世纪之久。还有许多作家，我曾一遍又一遍地读他们的作品：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马斯·曼，他们的写作生涯都超过了半个世纪……那么，作为作家，为何我对自己的三十周年如此在意呢？这是因为，出于习惯，我此刻渴望谈谈写作，特别是小说写作。

为了使自己高兴，我必须每天服用文学这剂药丸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与每天都服药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。小时候，当知道

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时，我就像大家一样，为他们感到难过，我甚至认为他们就是半死之人。而我对文学的依赖，也使我同样像个半死之人。特别在我还是年轻作家的时候，我感到别人看我，就仿佛我是与真实生活脱节的人，注定会成为“半死之人”。也许更准确地说，是“半个幽灵”。有时，想到我已经死了，而只有文学才能使我重生，我甚至感到很享受。对我来说，文学就是良药。如同他人口服或注射的药物一般，我每日的药剂，文学——倘若你愿意，也可以称它为每日解瘾的毒品——必须达到一定标准。

首先，这药剂必须有益处。它的好，在于让我明了它有多么真实、有效。读某部小说中隽永深刻的段落，进入那个世界，并相信它是真实的——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高兴，更让我与生活紧密相连。我也更希望那作者业已过世，那样就不会有一丝阴云般的忌妒来减弱我对他的赞叹。年岁愈长，我就愈相信，最好的作品往往出自已过世的作家之手。即使他们尚未死去，感知他们的存在，也仿佛像感知某个幽灵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在大街上偶遇某个伟大作家时，我们会把他们当作幽灵，好似在远处看到某个奇迹，不敢信自己的眼睛。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人，敢接近这幽灵，求取签名。有时我会提醒自己，这些作家很快就会死去，而一旦他们逝去，其遗留下来的作品就会在我们心中占据更珍贵的位置。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。

如果说，我的所写之物就是我每日的文学药剂，那么它也是千差万别的。对于那些与我有着类似痛苦的人来说，最好的治愈之法，最重要的快乐之源，就是每天写上半页不错